长征陇上赋

□ 王华存

小引

岁月流芳,长征精神永续;万里征程,陇原青史铭功。浴血争锋,红军转战陇土;定向陇疆,旌旗猎猎如虹。腊子口破关开道,哈达铺定策北进,榜罗镇谋局定向,六盘山高歌咏志,会宁聚三军,铁流终汇陇原红。值民族存亡之秋,肇革命新生之基。缅念英魂,承继初心,讴歌盛世,爱作斯赋,以表尊崇。

赋曰

九秩回瞻,浩气盈胸;长虹横空,霞映苍穹。辟荆榛于暗途,摧壁垒于重兵;挽国步之倾危,解戎旅之困穷。艰险历尽,铸岷山冰雪之节;名垂今古,书陇右千秋之功。

中原动荡,四海蒿蓬;先驱启晦,烈焰初红。遵义定航,挽危舸于狂浪;四渡出奇,脱密网于荒穹。千里驰驱,跋涉陇坂层峦;劲旅奋征,尽聚报国英雄。关山鏖战,扬麾北上;岷麓长驱,饮马寒溪。越层峦而身历霜雪,经百难而心仰辰星。怀匡时救弊之壮志,展改天换地之威雄。陇原力破关隘,困局一朝扭转;赤帜遍燃乡野,祥光万里相融。勇克腊子雄关,蛟龙腾渊,险道豁然洞启;奋脱重围追剿,铁骑追风,险隘次第开通。驻哈达铺旧驿,审时察势、筹谋大局,寒夜终迎陕北晴阳;举旗歧路关头,明辨前路、笃定初心,三军旌旆高拂长空。长空漠漠尘飞,百战英锋未减;长路漫漫霜寒,一腔忠志弥隆。

谋定榜罗古邑,霜风砺尽戈矛;洞明大势所趋,筹擘安邦远略;定谋落脚陕甘,立基陕北苏区。征程迷雾尽散,北上大道廓然。遂登六盘崇岫,极目长空飞鸿。红旗漫卷西风劲,浩歌彻云穹。长缨在手,誓清四海狼烟;雄师北进,挥别陇坂长行。革命困局将开,前路曙色渐浓。

星霜暗换,赤帜高张。丙子岁晏,铁流汇陇。会宁嘉会昭日月,三军劲旅起风雷。祖厉清流摇彩旆,声传遐迩;塞垣朔气拂征衣,壮气昂扬。万里风霜共砺,千重险阻同彰。红军自此凝萃,革命曙光永昌。长征伟业终成,兴邦宏图舒张。

山河砺骨,铁血铸魂。九秩薪火赓续,千秋浩气恒昌。厚植革命根基,再起报国华章。传承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承先烈之忠勇,启后世之辉光。陇山巍巍,长鉴初心如炬;祖厉汤汤,永耀红色精芒。煌煌壮举,昭昭青史,恒启后人,砥砺图强!

仰望会师塔

□ 周卫宏

一次次走近
一次次仰望

高大挺拔的身姿
顶天立地
像红军将士

三塔相拥
耳际是欢庆锣鼓
眼前是欢乐秧歌
一座名为会宁的古城沸腾了

我看见
十四岁的红军小战士
像只快乐的小鹿
穿梭在拥挤的人流中
一屉刚出笼的馒头
冒着热气

咧嘴冲着他笑

几个钟头后
在敌机的又一轮轰炸中
为救下叫魏煜的四岁男孩,
他血染街头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
　统……”
少先队队歌
把我从沉思中唤醒

我看见
一群列队整齐的少先队员
举起右臂
在歌声中
向会师塔行注目礼

土堡的记忆

□ 李新立

西北多土堡,它们和人一样,都是有姓氏的。沿西兰公路由东向西,翻过静宁县祁家大山,李家堡子、高家堡子静立山巅,默默地望着路上不息的车辆人流,似乎要向苍穹和大地诉说什么。

时序已入深秋,天空如缎。怀着深厚的敬意,走出界石铺红军长征纪念馆,便一眼看见南面的山顶上,几抹红色镶嵌在成片绿色之中。此情此景,不由让人想一探究竟。走过高界河,沿着红褐色步道拾级而上,几番曲折迂回,终于到达目的地。此前看到的“红”,是红旗;看到的“绿”,是密集的松柏等常青林木。草木环绕着一座土堡——那些尘封的往事与发现,仿佛都在静静等候一场相逢。这时,我才知道这座土堡叫“席家堡子”,堡墙之上,分三层错落分列红旗。

席家堡子高约两丈,是当地百姓为防匪患而建,也是界石铺的制高点。伸手触摸层层夯实的外壁,黄土筑成的墙身如同钢铁般坚硬。从狭小的堡门入内,沿阶梯而上,行走在宽约五六尺的堡墙之上,伏在女墙边向下俯瞰,绵延起伏的北山脚下,界石铺镇的屋舍,高低有序、错落有致,红军长征纪念馆居于正中,日晷造型雕塑高高矗立,俨然闪闪发亮的航标。繁忙的公路上往来车辆清晰可见。

1935年10月4日,红军侦察得知从西安方向驶来十余辆敌军汽车,便组织兵力在高家堡至界石铺公路旁设伏,成功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当日下午,红军在界石铺的“庆圣楼”上,将缴获的部分物资分发给当地百姓。“庆圣楼”后改称“红军楼”,成为重要的红色地标。

微风吹拂,红旗舒动。在土堡之上,时光仿佛凝固。

在席家堡子西侧的山沟里,一眼泉水常流不竭,清冽甘甜。当时,红军曾在这里取水休整,如今,这泉水仍滋润着附近的百姓。返回途中,恰逢一位采摘山毛桃的大伯取水解渴,他笑着赞叹:“‘红军泉’的水,甜在心里!”没错!从常流不竭的“红军泉”到巍然屹立的“红军楼”,席家堡子的一草一木都沉淀着烽火岁月的红色记忆,激励后人砥砺前行。

沙窝里的滋味

□ 张 琳

如果叫它西红柿,我会感到它顿然失色,因为我是站在民勤的土地上望着这个菜蔬的。

它们站在干裂的土地上,秆子绿中透灰,表面是刺绒质地;同样绿中透灰的叶子被太阳晒得卷曲了,看上去没了生机。

生机几乎全都来到了圆溜溜的、饱满的果实上,润滑的表皮静静地聚集着太阳的光芒,红色不十分均匀,带着细细、沙沙的斑点,能感觉到里面的瓤儿也会很沙。还有的果实是浅淡柔和的粉色,正在慢慢变红。

一口咬开,没熟到家的那种,籽儿是淡绿色的,嵌在红瓤里,对比色,呈现出一种艺术的美;熟好了的那些,籽儿变淡黄、变粉白,和红色的瓤儿对比不强烈了,有了一种相融、亲和、自然的生活之美。

大沙窝里的民勤人不把它叫西红柿,称它为“洋柿子”,而且这个“柿”也不发shi的音,是念si。为什么叫这个名儿?西红柿有个很书面语的叫法是“番茄”,一个“番”字、一个“洋”字,道出西红柿的身世,它的起源中心是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地带,在明朝万历年间由西洋传教士带到中国,最初只作观赏植物,后来才开始食用。就和当年的“洋火”“洋灰”“洋油”一样,它被叫作“洋柿子”了。

虽然有个“洋”字,但是在民勤这地方叫开来,才是乡土气十足呢!

后来我发现,还有些地方也这么叫,“洋柿子”,我稍稍有些失望,原以为这名字独属于民勤呢!从此我在心里不承认、不去想另外的地方也有“洋柿子”这个叫法,只想着——民勤人才说“洋柿子”。

不只西红柿,有好几样儿蔬菜,民勤人都给了它们一个特殊的叫法,洋葱叫“线咕嘟”;辣子被叫作“辣角子”,这儿的“角”不发jiao的音,而是念guo,“辣guo子”。

茄子呢,叫茄蛋子——这是多么随意、乡土又可爱的叫法啊,让人听了忍不住要笑。

还有土豆,民勤人也给了它一个十分独特、有趣的名字,我很难确定这个名字的发音和滋味用哪两个汉字表示才准确,我看到一般字面上都写成“山药”,此山药非彼山药,不是我们日常所指的真正意义上的那种长棍子山药,而是在称呼土豆呢。“山药”这个词大约是综合感觉上相对最为恰当的一个代指、代叫,实际上民勤人说土豆时的发音只是近似于“山药”,更准确的发音是“塞越”。

把茄蛋子、辣guo子和洋柿子放在一起,炒成一个菜,就是茄辣西,它是民勤具有标志性的一道菜。其实这种搭配,西北很多地方都有。

我最钟情的、一口下去直接吃到心坎儿上的茄辣西,一定得是在民勤的地上长出来的、拿民勤的水浇出来的配菜,尽管那里的土地曾经长时期皴裂,那里的水总是让人心里沉甸甸的。

炒茄辣西的配菜还必得是叫这样乡土的名儿。这些名字的叫法和发音,已经把你的大脑和味觉缠上了、裹住了,把那种腔调所蕴蓄的滋味融进了菜里。更别说这叫法里满载信息,记录了这方土地上的人在风沙岁月中的生活点滴,酝酿和沉淀了其中的悲欢与离合、辛劳与热望。如果你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也叫不出来那种感觉和意境。

有个养猫的女孩,得了一窝小猫,不给它们取名字,因为等这些小猫长大些,要出售或者给爱猫的人领养。她说,起了名字就有了感情,分开的时候会难以割舍。其实即便不起名字,也仍然有感情产生,而起了名字,会更强化和浓烈这份感情。有时候,我们需要的或者躲避的,恰是这一点强化和浓烈。

世界儿童文学经典、米切尔·恩德创作的幻想小说《永远讲不完的故事》里,关于命名的情节更是极富哲学意味,从某种角度看,命名是重新理解,也是重新创造。

用茄子、辣子、西红柿炒出来的也是茄辣西,但比起用洋柿子、辣guo子、茄蛋子炒出来的茄辣西,究竟是缺了点能深入人心的滋味——不止于我,大抵在民勤人心里也是如此。

去年春末,我和北京一家出版社的总编为了一本书稿去民勤,在学校教职工食堂的大圆桌上,端上来的是茄辣西和碱面。在民勤,茄辣西和碱面是绝配。总编赞不绝口,说没吃过这么香的茄辣西和面条,让我心里不由生出自己钟爱的、家乡的代表性饭菜诱惑到了外地人的骄傲和满足。

味蕾对于食物,是带着生长地的印迹、偏好和味觉记忆的。可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就像北京的烤鸭,湖南的臭豆腐,河南的胡辣汤……总有一种风味,可以跨越地域打动人心。

吃一口这茄辣西,心里熨帖得立刻就和这片土地融为一体了,那些生长在大沙窝里的沙生植物梭梭、红柳、酸胖……都在心之田茂盛地摇曳起来。

吃一口这茄辣西,眼前很自然地就出现了这样的景象:种上和摘下这洋柿子、辣guo子、茄蛋子的农人,在地里埋头干活,间隙仰脸看一眼亮晃晃的日头,抹一把额上淌下的汗水。

不管是做这茄辣西的民勤人,还是吃这茄辣西的民勤人,都不言语,只默默炒菜或者埋头静悄悄吃饭。偶尔抬起头来,慢腾腾地说出一两句话,这话带着点调侃,有趣、幽默,也足够生动、达观,里面盛放着人生朴实的哲理和智慧,乍一听,似乎和他实诚又布满辛劳的面容联系不起来,但又觉得,只有他们才能说出这样调调儿的话,这幽默和智慧,和这样实诚又布满辛劳的面容最搭配、最相谐。

就是凭着这吃苦耐劳、幽默达观的性情,民勤人才在那片曾经长久地被风沙裹挟的土地上安稳生活下来了,才把那片焦黄的大沙窝渐渐变绿。



百花

第3377期

秋日物语

[油画]

朱倩茹

本版联系电话:
0931-8159106
投稿邮箱:
gbbaih@126.com

葡萄酿制的秋天

□ 麻守仕

敦煌阳关的秋天,是被葡萄酿制的。那甜,不在舌尖,先漾在风里。你往那儿一站,连衣襟都浸透了蜜意。

立秋时节,日头依旧热烈,晒得葡萄叶子油亮亮的。你若细心,会察觉夜风里多了些凉丝丝的针脚,密密地缝着昼与夜的罅隙。就在这昼热夜凉的交替里,葡萄糖分悄悄地攒着劲儿,一颗颗胀满,像攒了一肚子悄悄话的少女。到了处暑前后,里扎马特先红了脸,脆生生的甜便在《阳关三叠》的古韵里荡漾开来,那甜里能嚼出驼铃声,也能品出丝绸的滑。于是,接下来的两个多月,农家的烟火,连同阳关的秋天,都被酿进了葡萄的甜蜜中。

算起来,阳关镇的人们与葡萄打交道已有四十多年了。如今,两万多亩的葡萄园里,无核白是当家品种,里扎马特、黑美人、蓝宝石等二十多个优质品种环绕相伴,活脱脱一个葡萄大观园。等暑气退去,天高云淡的时节,放眼望去,那葡萄园就是一片墨绿的绒毯,紫红的、暗红的、翠绿的葡萄缀满枝头,有的还怯怯地躲在藤蔓底下,有的已大大方方上了车,要去见识远方的世界。种葡萄的人们,脸上的笑意比葡萄藤还密,那是岁月和丰收一起刻下的印记。

你别以为这满园的甜蜜,都是老天爷的赏赐。阳关,每年降雨稀少,蒸发量却大得惊人。水是葡萄的命脉,一次浇灌都不能疏忽。可是,每到八月末九月初,正赶着葡萄成熟,天公偏要送来一场秋雨。雨不大,却像不速之客,让正赶往甜蜜路上的无核白措手不及,果子霉烂、返青,减产折价无可避免。我时常想,感情这场雨,一路隐忍不发,只为在此刻,与“希望”撞个满怀。但自然的事,自有它的道理和规则,若是真遇上,也只能坦然面对。于是,自立秋后,你能看见葡萄藤里撑起的一柄柄小伞,或是葡萄园覆盖着连片的塑料膜——那是庄稼人与天时的一场沉默角力。有时胜了,有时败了,遭遇失败时便看见年轻的后生望着园子发呆,眼神里有我们读不懂的沉重。

但这甜,终究是酿出来了,且名扬四方。如今,“阳关葡萄”拥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还跨出了国门。这是葡萄的荣光,也是这片土地的回响。于是,这一颗颗戈壁孕育的“金蛋蛋”,在阳关的秋日里吟唱丰收的歌谣,一秋又一秋,一载又一载,照亮农家烟火的阳关大道。

我喜欢在葡萄长廊里信步,让斑驳的光影洒在脸上,串串如珍珠玛瑙的果实挂在眼前。若说葡萄的味道,我格外偏爱“金手指”,果实修长,紫得发黑,像美人的纤指,让人不忍用力咬下去,果皮薄得几乎没有存在感,果肉紧实细腻,甜得坦荡荡,还带着一丝野气——那是阳光和沙土的味道。若懒得清洗,吹一吹浮尘便可大快朵颐,清凉裹着甜浆,在齿间炸开,整个阳关的秋天都融于唇齿之间。

唐代王维诗云:“绝域阳关道,胡沙与塞尘……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阳关,这名字里藏着多少风沙与诗篇。而今,风沙里长出了葡萄的藤蔓,诗篇里又增添了新的诗行。我在心里默默祈愿:愿这葡萄酿成的秋天,岁岁年年,熠熠发光。

重阳登高

□ 田雪梅

在家乡永昌这座小城,老辈人嘴边常挂着一句话:“重阳不登高,腿脚不轻巧。”每到重阳节,家家户户总要抽出半日空闲,搀着老人,牵着孩子,到附近的山上走一走。

清晨,我们一家人到了武当山脚下,沿着石阶小路往上走。父亲走在前面,脚步虽比以前慢了许多,但还算稳当。

半道上,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拄着拐杖歇脚,听见脚步声回过头,眯着眼认了半天,忽然笑了:“老田!”父亲也打着招呼:“老周!你腿脚还好!”两人在路边石阶上坐下,聊起了乡下的老屋,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哪家老人走了……说着说着,都不言语了,只听见风穿过松林的呜呜声。歇了会儿,父亲和他道别,继续向上爬去。路边的树上,成群的麻雀停在上面啄食,人走近了也不飞。金灿灿的野菊花,散发出苦中带甜的香气,让人心里清亮无比。

登高的习俗,我从小就听父亲说过。东汉时有个叫桓景的人,拜师费长房学道,有一年师傅告诉他,九月初九他家里会有灾祸,赶紧回去让家里人做绛囊,盛茱萸系在手臂上,登高饮菊花酒,灾祸可消。桓景照做了,傍晚回家,看到院里的鸡犬牛羊全死了,家里却人人平安。打那以后,九月初九登高避灾的习俗便传了下来。父亲讲这故事时,总把茱萸说成“朱玉”。我问他什么是茱萸,他就从衣袋里摸出几粒暗红色的果子来,说“就是这个,戴着它,邪气不近身。”

一路上,不时会看到老两口互相搀着慢慢走的,儿子扶着老母亲上台阶的,小娃娃骑在父亲脖子上、举着风车咯咯笑的。山道上有人支了桌子,摆着自家酿的黄酒,招呼着售卖。有位妇人坐在石墩上,面前的竹篮里摆着重阳糕,母亲买了几块,分给我们。

山顶的亭子里,早有人铺开了宣纸。一位戴眼镜的老先生饱蘸浓墨,悬腕写下“重阳”二字,笔力遒劲,围观的人拍手叫好。旁边,拉二胡的是一位瘦高老人,弓弦相拂,满山的秋色似乎都跟着震颤;几个阿姨在唱小曲儿,声音清亮亮的。站在亭子边往下看,整个县城尽收眼底。楼房鳞次栉比,却不显得拥挤,山把一切都揽在怀里。

下山时,已近晌午,太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把满山的秋色照得透亮。路边的火棘果红得耀眼,摘一颗尝尝,酸中带涩,涩后回甘。母亲说:“你小时候一到重阳就吵着要上山,其实哪是登高,分明是惦记山下的面皮摊。”说得大家都笑了。

路边一丛野菊开得正好,父亲凑着鼻尖闻了闻,没说话。我知道他想起奶奶了。奶奶生前最爱用野菊装枕头,每年秋天都要晒一笸箩。

回到家,父亲泡了一壶菊花茶。干菊在滚水里慢慢舒展开来,一瓣一瓣的。电视里正播着各地敬老活动的新闻,母亲看了一眼说:“敬老么,天天敬才对哩。”

九九重阳,愿年年登高处,都有菊花香,都有故人在身旁。